

风物 深度

乌克兰餐厅在港21年：这座小小乌国博物馆里，他们的痛香港人能懂

“几年前是香港很艰难的时候，当时我们支持香港人，现在香港人支持乌克兰，因为大家互相了解，大家都追求自由与和平。”



乌克兰餐厅“Ivan The Kozak”由基辅出生的Olena、港人丈夫Ivan与女儿Victoria等家人一起经营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特约撰稿人 凌梓鎏 发自香港 | 2022-05-16

中环 乌克兰 异乡人

“我在基辅出生，1996年来港时29岁，至今算起来，差不多前半生在乌克兰，后半生在香港，所以两个地方都是我家乡。真的，我无法比较自己爱乌克兰，还是爱香港更多。”Olena坐在与家人经营的餐厅“Ivan The Kozak”里，提起身陷战火的乌国，常幽幽叹气。

餐厅以她的港人丈夫Ivan命名，是两夫妇2001年开始的生意，逾廿年来搬过一次，离不开中环，在港想吃正宗乌国菜，这家是著名之选。“以前香港没有乌克兰餐厅，我很挂念家乡，所以就开店了，想和香港人分享乌克兰的美食和文化。90年代香港没人认识乌克兰的，只会说苏联。”时移势易，今日俄军袭乌，很多港人为表对乌国的一点支持，或询问捐助乌国的方法，在疫下仍特地来餐厅光顾。

“曾经有位老伯一个人上来，他很想支持我们，但牙齿不好，请我替他点一些较软的食物。”Olena说来百感交集：“我真的很感动。他大概80岁吧，令我想起父母，他们正在基辅。”

港人明白乌国人的痛

“几年前是香港很艰难的时候，当时我们支持香港人，现在香港人支持乌克兰，因为大家互相了解，大家都追求自由与和平。”

Olena不懂广东话，用简单英语和我谈话，不住以“very painful”形容家乡战争。丈夫Ivan在餐厅忙这忙那坐不定，一搭话就很愤慨：“太太的家被侵略，肯定不开心。不过乌克兰都好厉害！俄罗斯死了很多人，他们打不正义的仗，自然中气不足！”90年代Ivan和Olena各自在大陆做生意辗转相识，婚后诞下一子，后来连同她前一段婚姻的乌国女儿，一家四口在港落地生根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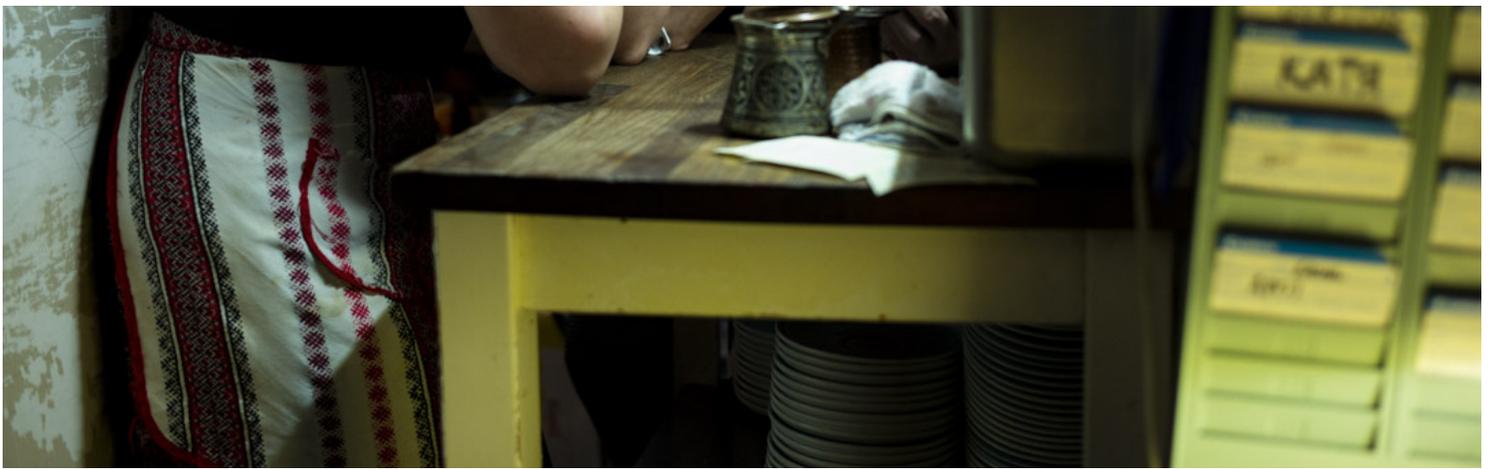
Olena于1996年由乌克兰来港时29岁，至今算起来，差不多前半生在乌克兰，后半生在香港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女儿Victoria自三岁在香港长大，当然一口流利广东话，“别人问我是什么人，小时候不懂分，有时答了俄罗斯人，我妈总纠正我，说是乌克兰人才对。”她自少常来餐厅帮忙，近几年更在这里全职工作。问Olena，女儿是否餐厅经理？“我们人人都是经理！今天我做经理，明天做侍应，都没所谓，家庭生意嘛。”除了他们一家，店内还有七名员工，全是乌国和俄罗斯人，有位厨师已回乌国打仗。可以想像，俄乌开战以来，全店人人心里难受。Olena年过八旬的双亲独自居于基辅，“2月24日早上，我看新闻知道打仗，唉……我心都碎了，很想大叫。”

她甚至想飞回基辅，但遭父母阻止，只能每天起床立刻致电家乡，确保两老安好。“我把开战新闻放上餐厅的Facebook专页，请香港人为乌克兰祈祷。哗，但他们不只祈祷，还开始来餐厅光顾，很想找方法支持乌克兰。我们忽然变得很忙！”她和Victoria都说，开战首几天心神疲惫，本想关店休息，怎料电话响不停，客人盛情难却。结果餐厅照常营业，Victoria虽然心情低落，“但不如努力一下，将收入捐给乌克兰更好。”

有二万多人追踪的餐厅Facebook专页，近月密密分享战争消息，亦贴出QR code连结乌克兰外交部管理的官方网页，提供捐助乌军的国营银行户口资料。客人来餐厅想捐款，Victoria亦提供不同乌国受助组织的QR code，“因为我们觉得直接收钱不太好，但有位男士说‘不紧要，我相信你们’，就放下一大叠现金，整整一万港元！”她将捐款转交身在乌国的相熟义工，迅速买物资给当地有需要的人。





Victoria与餐厅厨师与远在乌克兰的家人遥距连线见面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有客人结帐时特意多付金钱捐出找续、有日本女士折了千只纸鹤表心意、有人以乌国国旗颜色的花纸装饰一盆兰花送来，还有无数句“加油”和“stay strong”。Olena说：“有些人来握著我的手，让我知道他们的心与乌克兰同在。”香港政局紧张已久，2019年后一切急转直下，“几年前是香港很艰难的时候，当时我们支持香港人，现在香港人支持乌克兰，因为大家互相了解，大家都追求自由与和平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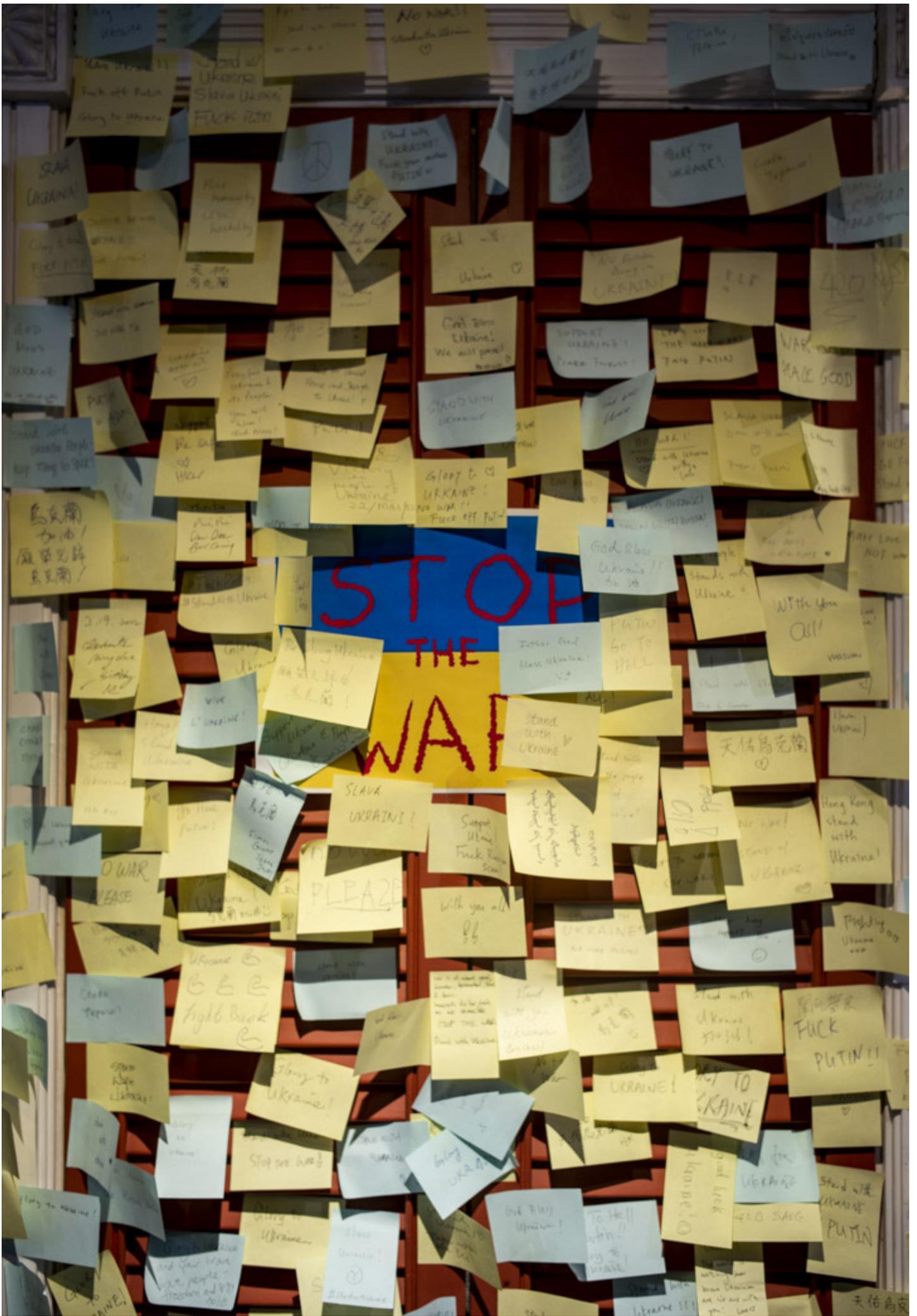
居港乌国人的聚脚点

“而且能与其他乌克兰人待在一起，这餐厅有点像个家。有时Olena会换上特别的菜单。有年圣诞，我们一众乌克兰人几乎坐满整间餐厅……”

居港廿多年，Olena怎不了解香港。她目睹社会改变，言谈间，似乎深知今日红线处处，难以畅所欲言。“现在香港有很多限制，人们不能做这、不能做那，很不开心。我想你应该明白我说什么。”经历第五波疫情来袭，更不好受。“大家都难挨，很多人因疫情而失业，或有经济问题，所以客人仍那么支持我们，我真的非常非常感谢。”

从前香港未陷入动荡，港人不时被视为冷漠动物。“我觉得香港人和乌克兰人一样，脸看似冷冷的，其实内心很暖。我不懂广东话，但感受到香港发生的所有事。”回想90年代移港，起初Olena未能一时融入，“我想当年香港只有100个乌克兰人。”丈夫Ivan插话：“那时她没什么朋友，颇抑郁，开餐厅后多些人来聊天，当然好得多。”他说餐厅算是居港乌国人的一个聚脚点，“等于香港人在外国看见茶餐厅，还不跑进去吃碟干炒牛河吗？大家可以用自己的语言交谈，多开心。”





餐厅门口有一幅连侬墙，客人都写上了为乌克兰加油的祝福字句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由居港乌国人成立的非牟利机构“香港乌克兰协会”（The Ukrainian Society of Hong Kong），估计现时约有300位同乡在港。举凡复活节、8月24日乌克兰独立纪念日、圣诞等节庆，协会不时来餐厅办聚餐活动。乌国人Slavs自2014年因工作移港，便成为熟客之一：“那年乌克兰发生‘尊严革命’（Revolution of Dignity），令我很想结识其他在港的乌克兰人，他们都推介我来这里。老板娘Olena和丈夫Ivan总是非常热情地欢迎我们，感觉很温馨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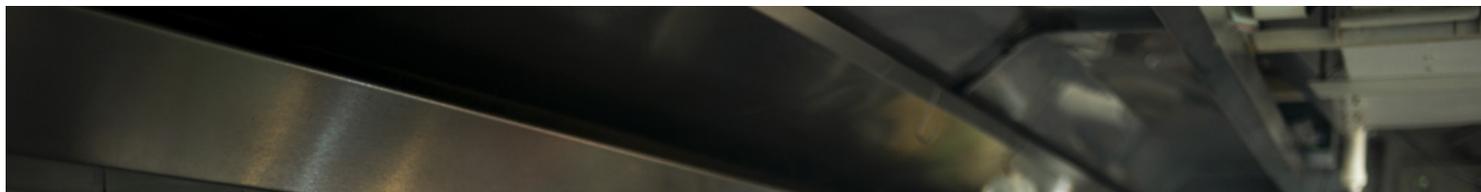
离家了，味蕾思乡，她说能吃乌国菜太重要。“而且能与其他乌克兰人待在一起，这餐厅有点像个家。”同乡聚首的节庆最令她难忘，“有时Olena会换上特别的菜单。有年圣诞，我们一众乌克兰人几乎坐满整间餐厅，有一队乐手和一些女生唱歌，他们数月前已开始排练了！像个小型表演。大家唱歌、吃美食、聊天，是很快乐的回忆。”

让更多人知道乌国的美好

“其实乌克兰还有另一位舍甫琴科（Taras Shevchenko），是很伟大的诗人和国民英雄！我觉得自己的家乡明明很美好，有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应该让大家知道更多。我想和香港人分享的不只乌克兰食物，还有文化。”

在异地炮制家乡味道，Olena要花心思搜罗食材。乌国食物属东欧菜系，与波兰菜较相近，“尤其是乌克兰西部的食物。”店中不少菜式，都用酸奶油伴吃或烹调。“廿年前要找对的酸奶油都很难。因香港卖的，味道与乌克兰的不同。我们试过美国货，最终费时很久，才找到进口东欧食材的公司。现在这类公司和波兰食品店都多了，已不成问题。”

想食材贴近原汁原味的乌国菜，她会买匈牙利的鸭肉、纽西兰的鹿肉等。无法取代的，是某些酱汁香料和泡茶香草，“香港有很多泰国和印度香料，东欧的却没多少，所以我每次回乌克兰就买很多。香草是我妈在当地家里种的，晒干后很轻，我能带大量回港。”香港人出名爱吃，Olena店位处的中环云咸街，邻近兰桂坊却算旺中带静，沿路就餐厅不少，一街多国菜选择。虽然乌国菜属小众之选，但Olena说半数食客是本地人。





厨师在烹调传统乌国罗宋汤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像光顾近四年的港人叶先生，是Olena儿子的朋友，笑说来吃饭不可能为盲撑老友。“始终我要觉得好吃吧！而且去到2019年，这地方多了一种角色。”那是街头漫天催泪烟的一年，香港政局风起云涌，“这间餐厅会为自由发声，同路人自然来捧场，互相打气。现在乌克兰打仗，更加要来支持他们吧，对不对？”他举例形容，乌国菜常有炖肉，不走法国菜那种精致格调，平易近人中也有特色：“我常吃‘古法香烧猪肋骨’，店员会在你面前倒入伏特加，起火的，很特别。”

谈到菜式，Olena如数家珍：“我们的乌克兰菜，风格就是很家常，譬如有多款饺子，而‘基辅炸鸡扒’是餐厅的招牌菜！”这个地道乌国菜，以鸡胸肉裹著牛油，与面包糠一起炸，听来已觉香口。“还有芝士焗牛腩（起司焗牛舌），很多人喜欢。乌克兰罗宋汤更是No.1受欢迎。”店中的传统乌国罗宋汤，主要材料是红菜头和酸奶油，再加入猪骨、猪肉、蔬菜等，不论用料、卖相和味道，都跟港式茶餐厅的罗宋汤（俗称“红汤”）很不同。港人第一次喝，大多诧异正宗罗宋汤原来如此。Olena知道长久以来，港人对乌国不甚理解。

“以前大家只听过切尔诺贝尔核事故，或知道足球员舍甫琴科（Andriy Shevchenko），其实乌克兰还有另一位舍甫琴科（Taras Shevchenko），是很伟大的诗人和国民英雄！我觉得自己的家乡明明很美好，有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应该让大家知道更多。”廿多年前餐厅刚开业时，Olena刻意在店中摆放介绍乌国的书籍，“而且我选英文的，有很多图片，让客人读到多些资讯。我想和香港人分享的不只乌克兰食物，还有文化。”



餐厅的墙上挂上的诗人舍甫琴科（Taras Shevchenko）的肖像画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移民潮与战火的哀伤

“家乡是很惨，但我们都要生活，如果自己已打沉自己，更加无法帮人，反而要别人照顾你。”她强调并非要将泽连斯基英雄化，“因为现在每一个乌克兰人都是英雄。我相信邪不能胜正，只是需要一些时间。”

Olena笑，现在大家可上网找乌国资料，当然比廿年前看书更便捷，多年没变的，是餐厅的装潢风格。“像一间传统乌克兰小屋。我连父母、女儿Victoria等家庭照，都放在这里，令我很有家的感觉。木桌、木椅以至很多装饰，全是我特地在乌克兰买的。”每年两母女回乡探亲，会顺道为餐厅添置新饰品，如各式画作。Victoria说：“乌克兰有不少人爱画画，在街上摆卖，我们看到喜欢的就买回来。”

餐厅一片异国风情，客人爱“打卡”，Olena有点自豪：“这里有特色嘛，有点像小小的乌克兰博物馆。有些人拍很多很多照片！有人曾留到我们打烊，等其他人走了，再好好去拍。不少人喜欢来吃饭庆祝生日，因为拍照很美。”餐厅经营了21年，当然熟客众多，Victoria说父母开店那年，她才十岁：“有客人光顾了十

多年，我看著他拍拖、求婚、结婚生子。”Olena说，近两年有点伤感：“很多客人已离港。”香港政治阴霾掀起移民潮，她在店里已感受得到。“现在他们不是来庆祝什么，而是最后一次来吃饭，告诉我快要走了，有些是一星期后，一些是一个月后。”



餐厅的店内一片异国风情，有点像小小的乌克兰博物馆。摄：林振东/端传媒

她也想过离开吗？“我和丈夫一直想有天回基辅，把餐厅交给女儿打理。主因是我父母在那边，他们很老了，现在仍能照顾自己，但我不知明年、后年会怎样。”加上战火未停，“其实我连他们明天会发生什么事，也不知道。”以往她每年回基辅一两趟，现时因战争与疫情关系，“我不知何时才能回家。”她记得开战首星期，几乎吃不下东西。“吃自己的家乡菜，或吃什么都没用，因为太心痛了，根本没有饿的感觉。”不过如Victoria说，她们要振作：“家乡是很惨，但我们都要生活，如果自己已打沉自己，更加无法帮人，反而要别人照顾你。”

谈起乌国总统泽连斯基（Volodymyr Zelensky），母女俩都感谢他百分百心系乌国人。Olena从前觉得泽连斯基太年轻，做总统未必胜任，“但现在我看到他所做的事，我感到很自豪。我觉得他是乌克兰过去30年来最好的总统。他无畏无惧，此刻乌克兰就是需要这样的人，我们很幸运。”她强调，并非要将泽连斯基英雄化，“因为现在每一个乌克兰人都是英雄。我相信邪不能胜正，只是需要一些时间。”她再重复说：“邪不能胜正的。我知道乌克兰一定会战胜。”

